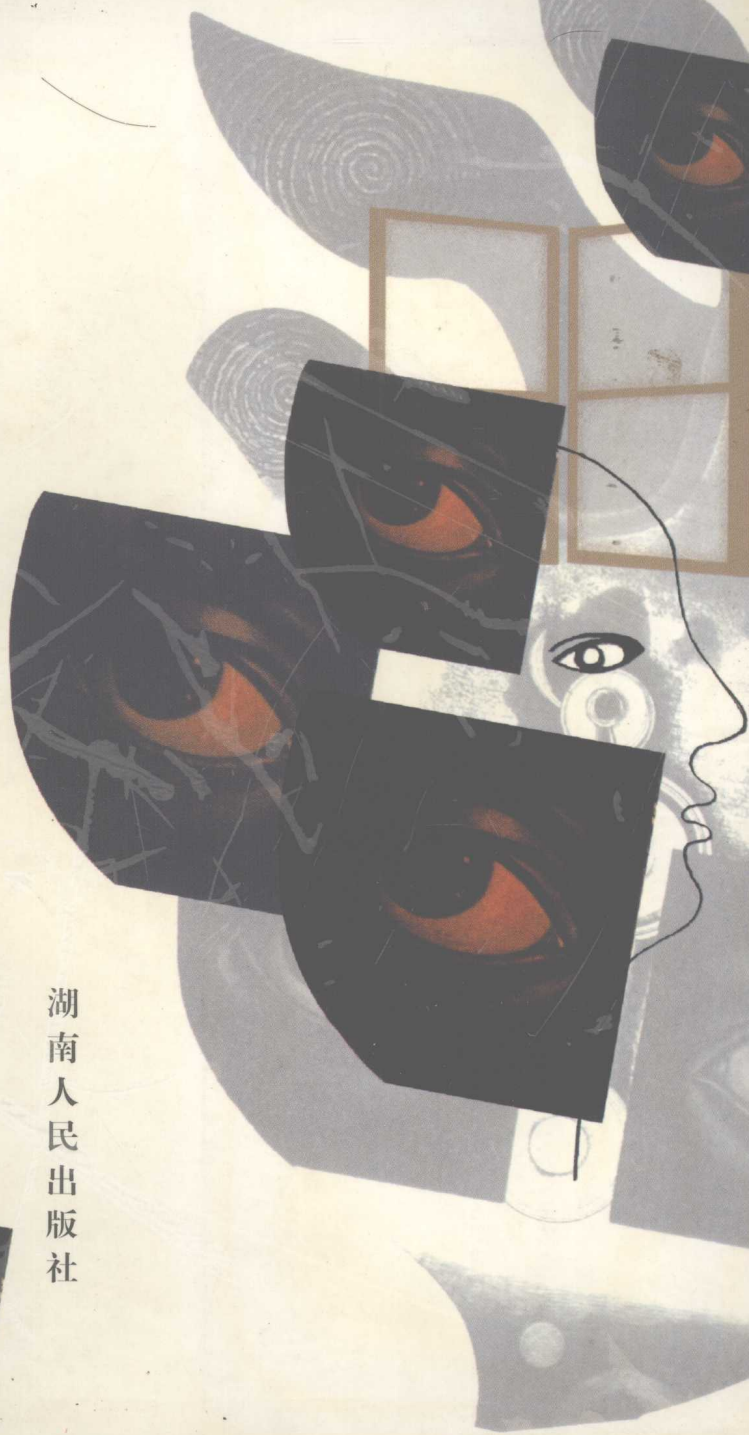


易和声 著

我戴上花头巾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戴上花头巾 / 易和声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6

ISBN 7-5438-2320-9

I. 我…

II. 易…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2020 号

责任编辑: 张 莉

特约编辑: 刘茁松

装帧设计: 谢 路

我戴上花头巾

易和声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 78 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研所实验工厂印刷

200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37, 000

ISBN 7-5438-2320-9

I·303 定价: 19.50 元

自序

少年时代，我幻想着当个女科学家，发明或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奇迹，造福于社会。然而命运不济，负笈之年，就被推向农村；知青生涯，蹉跎岁月，美好的时光似水流逝。前途茫茫，为温饱、生存而忧思焦虑。彷徨无路，心中苦涩、虚空，常常望着飞翔的小鸟，飘逸的白云，摇曳的树木，蓬勃的青草愣怔，向往羡慕自然景物那不受禁锢的美丽、自由和舒展。我咀嚼着无可奈何的忧伤，感悟着人生的苦难与痛楚，我叩问苍天 and 大地：明年、后年……会不会有所改变？

终于，我毅然去了新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浩瀚和壮美风光，屯垦戍边的军队性质整体作战风格和激昂奋进精神，是我心中隐秘的憧憬，我祈盼着在轰轰烈烈的拼搏中去消解与忘却。

现实毕竟是现实，向往成为渺茫的水中捞月。在遥远的边陲，我仍然面临着生存的威胁，而原来那被幻想的迷雾遮掩了的更为艰苦的生活也毫不留情地凸显在我的面前。但那时的我已经不是一个人孤独地跋涉，两个人的抗争，加上已有的农村磨炼，使我渐渐地走出了困境。

然而，视精神追求重于物质追求的我们，从小就被预置了这种“刚性”的结构，即使有了赖以糊口的工作，心灵仍在迷惘中徘徊和求索。我想起不值一提，却是我曾经有过的“荣耀”：课堂里我幼稚地添枝加叶，凭想象信手涂鸦的作

文，被老师批注为优等作业，给同学们传阅。于是我灵机一动，尝试着从中开掘出属于自己的精神乐园。

我庆幸这“灵机一动”，使我的生命有了愉悦与曙光。从新疆回到故乡，在出版社做着给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工作之余，我依然执守着这片乐园。

烦闷时，想到还有写作为伴，便有了许多的安慰。尽管我很少借此宣泄，但它却能熨平心理皱折。

失望时，想到写作，信心便骤然高涨。不是我能以它博取名利，但它能表明我微弱的人生价值。

自知写作的数量不多，质量不高，却明了自己拥有这份能力的珍贵。因为拥有，即使长时间搁置，心中也总漾动着一股温馨和激动。

写作之于我，是恋人、伴侣，是精神支柱和心灵寄托。

因为写作属于纯粹的自我，其中的酸甜苦辣，可以任我细细地悠然地品尝。放弃了它的功利主义的一面，写作便剩下了自娱自乐的清香。

无论到何时，这片“乐园”永远是我耕耘的净土，这里充满宁静、幽香与阳光。

目 录

自序

我戴上花头巾	1
大作问世之后	34
文海沉浮	42
消失的矮屋	55
幽静的山村	63
病室风情	75
人间冷暖	83
魂萦湘江	102
寂寞人生	115
惑	132
秋色迷蒙	148
他这个人呀	184
城墙	194
白雪莹莹	225
情系何方	251
一别心知两地秋	287
归程茫茫	303
咫尺天涯	333

我戴上花头巾

生活很寂寞，唯一的寄托和爱好就是写小说。逢到星期天，晨曦微露之时，我就起床打开所有的窗户，坐在桌前沐浴着清新香郁的微风，思维开始萌动和升华。时光飞速地流逝，我沉浸在想象的天地里，甚至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朋友和丈夫对我如此的痴迷十分不满，讥嘲地说也不看看如今是什么时候，舞文弄墨的还有什么意思，名作家充其量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你这样未入流的，连虚名也没有，图什么呀？还不如清闲逍遥，乐得自在舒服，也不至于虚度了一生。

我其实也想轻松轻松，但又实在很笨，消闲的方式一样也不会，就连原来颇能唱歌的嗓子，也因得了慢性咽喉炎而嘶哑了。一次我实在忍耐不住亮开了嗓门，终因被自己那串了味的声音弄得狼狈不堪，只好狠狠地与心仪已久的卡拉OK永远地拜拜了。

我去学打牌，又总是心不在焉，不是出错了就是犯了规。我老也把握不住到手的机遇，缺乏谋略与算计，败北的时候居多。更为可笑的是，一到我坐庄，就必垮无疑。我还有一个令别人厌恶至极的毛病，就是喜欢时时抬头看钟，或低头看表，不看就觉得心慌气躁，六神无主。同伴扫兴至

2 我戴上花头巾

极，忍无可忍了便骂道：“你要去灭火呢还是要去救人？失魂落魄的，怕浪费时间就别来打牌！”

打牌原是为寻找快乐，我无法像他们那么优哉游哉，全身心地投入，故而时间难捱。由此我便疏远了朋友，变得格格不入和孤独冷僻。他们讥刺我是自“绝”于人民，并庄重地告诫道：“我们都是耽误了青春浪费了生命的人，现在不努力地接受美好生活的赐予，更待何时？”

我惶惶然，如坐针毡。一段时间内，我无所适从，如一只热烈地向往着蓝天的鸟儿在囚笼里徒劳地奔突。

我在纸上信手涂鸦。说来也怪，握着笔面对着稿纸，心里安详得一如明镜，窘迫和焦灼一扫而光，自信又稳稳地回到了我的身上。

朋友的忠告不绝于耳。我又常常担心在以后只靠回忆来打发日子的时候，恐怕真的会后悔莫及，悔不该选择了这种笨拙的生活方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的生命中一无酒，二无歌，岂不是太枯涩太无趣味太无回忆的价值了么？

想着老年的如许悲哀，心中滚过阵阵惊悸。朋友们欢乐的笑声，无所顾忌的叫骂声，显露了他们生命的充实和丰富。特别是面对工作之余出现的牌桌林立的壮观景色，我失措叫苦灰溜溜地躲在一边，无限地羡慕那种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大将风度和气派。我痛恨自己愚不可及的情绪一路上扬，登峰造极。

当清楚自己只能与爬格子的辛苦生涯结缘时，曾浮起过想一炮打红或一举成名的愿望，但继往开来的经验证明，即便是写，也只是写写而已，注定不会创造出不让自己后悔的成果来。

翻来覆去地想，翻来覆去地比较，如之奈何？于我，两

全之计是没有的，只有顺其自然，一条道走到底了。心中便释然了许多。

我用心地写着小说，感觉还算良好，自觉是血管里流出来的血，头颅里流出来的脑浆。偶尔也有黔驴技穷的时候，我便觉心虚发慌，手脚冰冷，似乎倾刻之间就有无数灭顶之灾降临。我知道自己必须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动，否则，种种的失衡就会导致生命的萎缩和消亡。

我支颐沉思，强挤着思维的乳汁，不想竟睡了过去。头一歪，撞到了墙壁上，很响地碰出了声音，疼得我吱溜吱溜地吸着冷气。忽而脑中十分敞亮起来，郁结成块的细胞松活了，有了溪流般的涌动。我赶紧捉笔，顺畅地刷刷刷就写了起来。待到停笔一看，居然是一篇不错的小说。我喜不自禁，才力不济之时就频频使用这一绝招，总是屡试不爽。头上虽然不断地撞起疱块，收获之大却堪称空前绝后，优美的辞藻、精彩的情节，统统流畅地从大脑传到手上，又从手上传到笔尖上。

于是，像是有了无尽的源泉，我没有不能写的时候，没有才思枯竭的时候。一篇篇小说被炮制出来，我幸福地躲在自己编织的故事里，遐想神游，乐不思蜀。

我将它们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等待虽然是提心吊胆的煎熬，石沉大海音讯杳无更有刀子剐心的痛楚，但苦中作乐的心情，极富魅力与刺激。我像一个躺在木桶里的漂流者，经历着说不出道不明的惊心动魄的时刻。

我头上的疱块疙瘩，初时可以用风油精搓揉下去，不露一点痕迹。久而久之，它们具有了顽固性，觉得老这样出来进去实在太麻烦，就发誓再不进去了。尽管我将一大瓶红花油倒得精光，它们仍旧岿然不动，使我看起来疙疙瘩瘩的如

4 我戴上花头巾

同畸型人。我简直不敢面对自己的尊容，镜中一见，吓得我心惊肉跳，魂飞魄散，万万没料到会如此丑陋不堪，我肝胆欲裂地抱着头哭起来。仅仅为了攫取这被人嗤之以鼻的所谓慰藉，我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更令人揪心的是，作为一个女人，我失去了最最珍贵的财富。如何出去面对“观众”呢？我实实在在地为难了。

记得许多年前看过一个电影纪录片，说的是一个双头人，大头旁边长着一个头，大头吃东西，小头馋涎欲滴；大头伤心地哭泣，小头也泪眼婆娑。这片子让我几天都吃不下饭，一想到它就心中恐惧。双头的主人一定是知道人们的这种心理，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用一条布巾将两个头包了起来，省去了他见不得人的烦恼。我想自己也只有效法双头人了。诸多的疙瘩虽说不是那吓人的小头，但也够令人恶梦连连了。我买了一块花丝巾，包在头上，在脑后精心地扎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这一招虽然是藏拙之举，在整个城市里却是首创。茫茫人海，黑压压的乌发里，一条花头巾飘飞闪动，倒也别具一格，新颖独特。我走在街上，招徕了无数人注目。不久，女人们开始东施效颦，渐渐地满街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花头巾。她们的智慧将这一装饰发扬光大，除开对头巾采取了千姿百态的折叠方法之外，蝴蝶结定位之讲究就更显示出她们艺术造诣的完美和高超。脑的前后左右全方位都成了扎蝴蝶结的最佳位置，正前、正后，偏前、偏后，靠左、靠右……角度的稍稍改变，都可演化出万种风情，人们为之眼花缭乱。

当有记者追溯起这种潮流的源头时，女人们都争说自己的见解，顺理成章地将首创权归于自己名下。在这关键的时

刻，有一个男人挺身而出，做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扼止了谬种的流传。他的话大煞风景，使这场蓬蓬勃勃的大潮流从这个城市骤然消失，如同抹布抹掉一粒灰尘一样干净利落。

他住在我家对面的一幢楼房里，有窗户朝着我的阳台。

搬到这儿来的那一天，我收拾洗擦完毕后走到阳台上想放松放松疲累的肢体，看一看外面的景色，无意中发现在对面有一双碌碌转动的眼睛在敞开的窗户后面时隐时现。我以为这是人们对新来之人常有的好奇举动，没有在意，一笑置之。以后，每当我拉开窗帘或在阳台上露脸时，这双眼睛仍屡屡出现。我是已婚女人，对这种举止心理上是憎恶与排斥的。尽管我目不斜视地盯住自己要看的目标，那双眼睛终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它干扰我的心境，搅乱我的视线。我恍惚置身于某个不明对手的监测中，紧张惶恐。忍无可忍时，我真想瞄准那个部位投去一颗石子，打不中吓他一跳也行。我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不再回避，死死地盯住那个方向，只要那双眼睛一出现，我就射出恶狠狠的目光。仅仅几米之遥，久而久之地我也将那边的情况看得十分清楚，这眼睛似圆非圆，似长非长，上下均有双眼皮圈边，两颗瞳仁如玻璃球一般硕大，且有艺人的那种训练有素的功夫，骨碌碌上下左右转得灵活自如。这种眼睛给我的印象十分恶劣，看见它就有翻肠倒肚的痛苦。但上阳台对我不再是折磨和苦恼，而是战斗的激励和胜利的喜悦。它知趣地退缩了，窥视的频率大大地减少了。

一天，来了稿费通知单，我喜滋滋上邮局去领取。因为工资不高，日益上涨的物价令我囊中羞涩。想给自己或者丈夫、儿子买件衣服，也只能首先考虑到那些推销过季降价衣

6 我戴上花头巾

服的个体小摊位上去挑选。豪华的国营大商店和高档时装店，我已经许久许久不敢去光顾和问津。爬格子得来的稿费，比工资挣得还辛苦，且数额低得可怜。不过到底是额外的收入，可以作一些计划外的开支，不必放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支出里去。尽管拮据，我的脑子里仍常冒出关于衣服颜色和款式的设想，这笔稿费，足可以让我带上儿子高高兴兴地去实现一次计划。累了，坐到小饭店里来点小吃，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情。儿子也特别喜欢，他一看见我往外面寄稿件，就劲头十足地举着双手叫道：“我们又可以出去大吃一顿了！”我觉得儿子的饕餮十分可爱，他夸张的话语令我振奋。我们怀着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寄出的稿件能尽快地有出头之日。

我在汇款单上签了名，连同身份证一起递给营业员。填单的时候，我就发现右边有眼睛在窥看。趁着送单的时刻，我没好气地猛一扭头，想来个先发制人。不料，那双熟悉的、印象极深的、悠悠转动的大眼睛令我一怔。原来是他！看那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行径，我积蓄了几个月的气恼一下子爆发了。我对他吼道：“有什么好看的？请你走开！”

他没有走开，却立即赔着笑脸说：“对不起，恕我冒昧。我想证实一下你是不是叫李生民。”

我板着脸说：“叫李生民又怎么样？与你有什么关系？”

他堆着满脸的笑容说：“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的气质特别像个女作家。今天恰恰撞见你在这儿领稿费，证实了我的猜测是对的。有趣的是，你居然有一个这么男性化的名字，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我怀疑他精神有毛病，得赶紧离开为妙。我点数好钱钞，不客气地抬腿就走。他像牛皮糖似的摔也摔不掉，跟着

我边走边说：“你的小说我都看过了，挺有味的，我非常爱读。原来我一直纳闷，这位男作家能写出这么细腻、这么女性化的小说，他如果不是花痴，就是研究女性的专家。现在我才知道，这样的文章，仍然是出自女作家之手，而且是你这样的女作家！”

他的奇谈怪论既新鲜又令我发笑。尤其是第一次被称作女作家的荣耀突然煞有其事一般悄悄地升腾起来，我飘飘然了。

我所有的作品，包括发表的或未发表的，统统如枯叶一般无声无息地湮灭，没有人关注或提起过它们。像这样理解，这样对我顶礼膜拜之人，是绝无仅有的了。

为表示尊重，我停住脚步，站下来面对他和蔼地说：“唉，我的名字确实与我的性别有左，缺乏女性的韵味和特点。名字是爹妈给的，如果改了它，心理会不舒服，觉得对不起爹妈。名字是纪念，改了，就没有纪念意义了。”

“那是那是。”他连声应着，又说：“其实你写小说可以用个笔名，女性化些的笔名。最好是看起来顺眼，听起来悦耳的，好让那些编辑和读者知道你是女性，而且是一个有想象余地的女性。”

“‘想象余地’，怎么解释？”

“就是从名字想象出这个人的特征。漂亮、性感、温柔、浪漫、优雅……统统可以从名字中想象出来。人讲究第一印象，作家更讲究第一印象，作品的命运与第一印象是分不开的。”

“作者只管写，编辑只管编，读者只管读，他们有必要去进行如此复杂的想象吗？”

“你真天真。这是天性使然，条件反射，无须费功夫。

8 我戴上花头巾

如今凡事一旦与女人沾边，一定身价百倍。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是无可否认的正确。你看，女性服装、女性化妆品、女性题材、女性作家……哪样不是最走俏的？我是男人，我可以毫不隐讳地告诉你，男人对女人的兴趣是永恒的。”

他兴致更浓地交叉着双腿，靠在一个小铺店的墙上，唾沫四溅地侃侃而谈。

“其实，让人产生想象力，是最具勾摄灵魂的招数。得到手的珍宝吃到口的美味最后的结论无非是：莫过如此！但在向往、企盼的时候，却能令人神魂颠倒、馋涎欲滴。投其所好是人类的一大特性，要想成功，就要充分地利用这一特性。比如寄张小小的玉照能增进交流，一个莺啼燕啭的电话，甚或光彩照人的拜访亮相，更能促成快速成功。有男人对女人的特权眼红不平，竟也将女人的芳名冠于自己五尺之躯。编辑产生了疑窦，运用丰富的想象力，从字体上进行侦破，才得以验明正身，水落石出。”

我听得津津有味，对于我这门外汉，文坛轶事有如天方夜谭。

“我一直揣测不出你的小说之所以落寞孤寂的原因，只好归咎于你运气不佳。今天遇见你，才参透其中的奥妙。”

经他这一点拨，我茅塞顿开。怪不得我怎样努力，怎样绞尽脑汁，怎样将头碰得流血起疱，也不见有丝毫起色。我承认自己缺乏现代女性意识，摆脱不了传统的局限和习惯。我性格的愚钝和偏执束缚了自己向开放型转换。我毫不怀疑文章应该靠实力竞争，靠勤奋取胜，却没料到圣殿里的竞争也必须添加那么多非文学的成分。

他似乎看出我的沮丧，便以十分轻松的口气说：“现代社会，是讲究人际交往的社会，男人有男人的交际方式，女

人也有女人的交际方式，不足为奇的。投稿也是交际。刚才只是笑谈，你不用放在心上。”

对于我来说，蒙在鼓里虔诚地期待着幸运之神的降临比心知肚明地去进行无望的跋涉要好得多，至少心理平衡不会打破。

看来，我必须彻底丢掉幻想，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真正地写而写了。

我仍然感谢他，毕竟知音难觅。

以后，每逢在阳台上相见，我都友好地冲他笑笑，或者招招手。在路上遇见，也并肩而行，说说文学以及文学以外的事情。

这样，我知道了他以往的一些故事。

许多年前，老单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他偏爱嘴上无毛，说话不牢的无名作者文章的质朴纯真，对晦涩曲折游戏文字的名家弃之如敝屣，招至从上至下从里到外群起攻之的后果，被贬为水平最最低下的编辑，他愤而跳槽到了出版社。

一天，一位白发的老者在家人的牵引下来到老单的办公室。老者神态凄然，诉说自己执教几十年因缺乏正式文凭而得不到副教授头衔的经过。眼看即将退休，思之再三，遂将平生的经验结合学识写成一本《论教育》的专著，巴望以此换来职称。辛辛苦苦、低三下四跑了七八家出版社，均被婉拒。说着他老泪纵横，唏嘘有声道：“我因急火煎攻，得了眼病，视力几无。若再无希望，今生休矣！”说罢突然趴在地下，笃笃笃地磕了几个响头，慌得老单连忙双手扶起。老者又鞠了一躬，红涨着脸，摇摇欲倒地走下了楼梯。

老单的大眼如车轮一般飞转，老者的身影幻化成他熟悉

和尊敬的老师的容颜，遮蔽了天空，令他窒息头晕。

他决心为老者一搏。他申述老者的处境，“我们不是慈善机构”的严正驳斥令他理屈辞穷。他上蹿下跳，苦苦求告，经受着白眼和冷脸的考验。历经了十八个月的艰难时日，最后以老者的稿费和他自己的全年奖金作为抵偿出书亏损的条件达成协议。

他的过分热情与执拗，引起了纷纷的传言，人们始终弄不明白他何以要为老者如此尽力，是沾亲带故还是有其他好处？

当样书送达老人的手中时，他的双眼已无可救药地完全失明，六十岁的退休年龄已到，职称今生与他无缘。

走出门来，老单感觉心疲力竭，忽然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产生了怀疑：千辛万苦替老者出书意义何在？印数三千册的《论教育》意义又何在？

他说：“作者视编辑为天神，有救苦救难的力量，殊不知编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与其他行当相比，编辑在自我感觉上成就与荣誉的成分太少太少，这且不说，最要命的是‘为他人作嫁’领悟的多是失落与迷茫，我甚至分辨不出事情的对错。我凭直觉做事，可直觉往往也失去了分量，一切都混淆不清。”

我说：“那就只好别干了。”

他激动起来：“当我想甩手不干时，它却百般地吸引我，我不愿就此离开，不甘心就此罢休。”

他额上青筋鼓露，额下大眼峥嵘。我觉着他像是一个被火烧着的板栗，燥痛难受又无法爆裂。

关于寻找花头巾潮流起源的这件事情，就是他力压群芳，果敢地指出创始人是我——李生民。

我上班，就坐在办公室；下班，就呆在家里，不喜欢串门，尤其不喜欢社交和公众场合。就是投稿，也都是从邮局寄，从来不踏进编辑部的大门。在别人居高临下的目光里，我会变得局促不安、手足无措、口舌木讷，会弄巧成拙。大街上熙来攘往的人潮，我望而生畏，必须购物时，便直奔目的地，绝不再多逛一个商店，多看一眼热闹。我喜爱独自骑车往郊区和乡下跑，那里的自然风光比矫揉造作的城市景观强。对绿树掩映下的小土房我情有独钟，站在远处的黄泥小路上，看着憨实朴素的人们出来进去的忙碌，怀古思幽的柔肠便频频抖动，心中积沉着磅礴的隽秀深永之情，甚至连头也无须碰撞，灵感便泉涌而来。因此，城市里的事情，我往往知之甚少。

那天，女人们团团围住了采访的记者，像鸟鹊一般叫闹不休，旁若无人、毫不谦逊地描绘着自己第一个戴上花头巾的美丽生动情景。老单从旁边经过，越听越觉得荒唐可笑。他推开那些女人，高高的个子鹤立于她们之中，大眼威风凛凛地环视一周后，女人们马上安静下来。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记者说：“第一个戴头巾的是一位叫李生民的女人！”

女人们一听，又嗡嗡地吵开了。一个尖细嗓门的高喊：“叫李生民的决不可能是女人！我们可以数出几十个叫生民的男人，可就是没有一个叫生民的女人。”

细嗓门的女人激愤地大叫：“他明明是在骗人！”

其他的女人几乎齐声响应了：“骗人，骗人，他是在骗人！”

集结的人越来越多，老单被愤怒的女人团团包围，成了众矢之的。他神慌意乱，脸色苍白，冷汗淋漓。

记者到底是经过了许多的风浪，具有临危不惧、遇事镇

定的素质。他沉静地问老单：“你说第一个戴花头巾的是一个叫李生民的女人，何以为证呢？”

老单像遇到了救星，抓住了稻草，急急地说：“我是她的邻居和朋友，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记者问：“她为什么要包上头巾？”

老单答：“因为她的头不舒服。”

记者问：“怎样的不舒服？”

老单答：“她经常头痛。”

记者仍不慌不忙地问：“是什么原因使她头痛呢？”

老单为难了，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层层叠叠的眼睛在催促他、审视他、逼迫他。他困难地咽下一口口水，结结巴巴、支支吾吾地说：“因为、因为她的头上长了许多疙瘩，怕人见笑，才迫不得已戴上了那块花头巾。”

记者大张着嘴，半天没有说话。

女人们大眼瞪小眼，惊诧莫名之后便大有原来如此的幸灾乐祸的优越感。尖嗓门的女人鄙屑地扯下了头上的花丝巾，其他的人立马也都扯下，揉成一团，塞进口袋，翘首挺胸而去。似乎她们在受蒙蔽的情况下向一位丑陋不堪的女人看齐，简直是奇耻大辱。

记者适当地闭合了嘴巴，看着骤然四散的人，调侃地说：“啊哈，潮流不成其为潮流了！”他不无遗憾地对老单说：“老兄，你真不是料，完全可以不必说出她头上的疤的。”

老单一瞪大眼：“是你穷追不舍呀！”

记者也瞪着小眼说：“我不穷追，你怎么下台？你脑筋只要转一转，什么理由不好说？这下可好，你把一个明星毁了，也把我的头条新闻砸了！”